

姚雪垠書系

1

潼关南原大战

●《李自成》之一●



姚雪垠书系

【第1卷】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之一

潼关南原大战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说明

《姚雪垠书系》收姚雪垠(1910—1999)自1929年以来的各类著述,按文体初编为二十卷,是迄今最为完备的姚雪垠著作的结集。

《书系》前十卷为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其内容与先出的五卷本相同,只是将原有的十二册新编为十卷,并遵著者生前的设想,给每卷另加一个独立的书名。

《书系》后十卷收著者的其他著述,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时评、通讯、纪实文学、回忆录、剧本、文学论文、史学论文、讲演录、访谈录、书信、译作等,大致按先创作后理论、先小说后其他体裁、先长篇后中短篇的体例予以编排。凡是不止一次出版或发表过的著述,一般采用后出的或经过修订的版本,同时参照初版本、早出的版本加以校勘。凡是首次公开出版的手稿、油印稿、录音整理稿,均在尊重著者原意的前提下,视具体情况,或原封不动,或稍作整理,或添加注释。其编辑经过,则以“本卷说明”的形式分卷作出交代。

限于水平,《书系》在资料搜集和编校注释方面恐仍存在粗疏错漏,深望读者不吝指正。

《姚雪垠书系》编委会

1999年7月

本卷内容提要

崇祯十一年十月，北京又一次戒严。面临着入塞清兵的威胁，以杨嗣昌为代表的主和派同以卢象升为代表的主战派之间发生尖锐冲突；而崇祯所面对的复杂形势和他的态度、性格也由此得到初步而清晰的显示。

同年冬天，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潼关南原陷入洪承畴、孙传庭预设的包围圈。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下，李自成不屈不挠，处死了前来劝降的叛徒；经过殊死战斗，妻女俱失，身边只剩下十八个人，等于全军覆没。但他虽败不馁，潜入商洛山中，依靠百姓，积极经营；又冒着被害的危险，亲往谷城动员张献忠重新起义；终于克服种种困难，使局势逐渐好转。为了探听朝廷虚实，也为了网罗人才，他派尚炯前往北京。

另路突围的高夫人并未被明军消灭，而是向东退到了豫西的靖函山中。经过一些周折，两支军队取得了联系。

十一月中旬，事事受杨嗣昌、高起潜掣肘的卢象升，在没有援兵、没有粮草的不利条件下，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同兵力数倍于自身的清兵的血战中壮烈捐躯。

北京在戒严中

第一章

崇祯十一年^①十月初三日晚上,约摸一更天气,北京城里已经静街,显得特别的阴森和凄凉。重要的街道口都站着兵丁,盘查偶尔过往的行人。家家户户的大门外都挂着红色的或白色的纸灯笼,灯光昏暗,在房檐下摇摇摆摆。在微弱的灯光下,可以看见各街口的墙壁上贴着大张的、用木版印刷的戒严布告。在又窄又长的街道和胡同里,时常有更夫提着小灯笼,敲着破铜锣或梆子,瑟缩的影子出现一下,又向黑暗中消逝;那缓慢的、无精打采的锣声或梆子声也在风声里逐渐远去。

城头上非常寂静,每隔不远有一盏灯笼。由于清兵已过了通州的运河西岸,所以东直门和朝阳门那方面特别吃紧,城头上的灯笼也比较稠密。城外有多处火光,天空映成了一片

^① 崇祯十一年——即公元1638年。本书内所有的年月日都依照中国的传统习惯,使用皇帝年号和阴历。

紫色。从远远的东方，不时地传过来隆隆炮声，好像夏天的闷雷一样在天际滚动。但是城里的居民们得不到战事的真实情况，不知道这是官兵还是清兵放的大炮。

从崇祯登极以来，十一年中，清兵已经四次入塞，三次直逼北京城下。所以尽管东城外炮声隆隆，火光冲天，城内兵马巡逻，禁止宵行，但深宅大院中仍然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那些离皇城较近的府第中，为着怕万一被宫中听见，在歌舞侑酒时不用锣鼓，甚至不用丝竹，只让歌妓用紫檀或象牙拍板轻轻地点着板眼，婉转低唱。有时歌声细得像一丝头发，似有似无，袅袅不断，在彩绘精致的屋梁上盘旋，然后向神秘的太空飞去。主人和客人们停杯在手，脚尖儿在地上轻轻点着，注目静听，几乎连呼吸也停顿下来。歌喉一停，他们频频点头称赏，快活地劝酒让菜，猜枚划拳。他们很少人留意城外的炮声和火光，更没人去想一想应该向朝廷献一个什么计策，赶快把清兵打退。倒是那些住宿在太庙后院中古柏树上和煤山的松树上的仙鹤，被炮声惊得不安，时不时成群飞起，在紫禁城和东城的上空盘旋，发出来凄凉的叫声。

北京城里的灾民和乞丐本来就多，两天来又从通州和东郊逃进来十几万人，没处收容，有很多人睡在街两旁的屋檐底下，为着害怕冻死，挤做一堆。他们在刺骨的寒风中颤抖着，呻吟着，抱怨着，叹息着。女人们小声地呼着老天爷，哀哀哭泣。孩子们在母亲的怀抱里缩做一团，哭着喊冷叫饿，一声声撕裂着大人的心。但当五城兵马司派出的巡逻兵丁走近时，他们就暂时忍耐着不敢吭声。从上月二十四日戒

严以来，每天都有上百的难民死亡，多的竟达到二三百人。虽然五城都设有粥厂放赈，但死亡率愈来愈高，特别是老年人和儿童死得最多。今夜刮东北风，冷得特别可怕，谁知道明天早晨又会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尸体被抬送到乱葬场中？

今天晚上，崇祯皇帝是在承乾宫同他最宠爱的田妃一起用膳。他名叫朱由检，是万历皇帝的孙子，天启皇帝的弟弟。虽然他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八岁的青年，但是长久来为着支持摇摇欲倒的江山，妄想使明朝的极其腐朽的政权不但避免灭亡，还要妄想能够中兴，他自己会成为“中兴之主”，因此他拼命挣扎，心情忧郁，使原来白皙的两颊如今在几盏宫灯下显得苍白而憔悴，小眼角已经有了几道深深的鱼尾纹，眼窝也有些发暗。一连几夜，他都没有睡好觉。今天又是五鼓上朝，累了半天，下午一直在乾清宫批阅文书。在他的祖父和哥哥做皇帝时，都是整年不上朝，不看群臣奏章，把一切国家大事交给亲信的太监们去处理。到了他继承大统，力矫此弊，事必躬亲。但是由于他所代表的只是极少数皇族、大太监、大官僚等封建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广大人民尖锐对立，而国家机器也运转不灵，所以偏偏这些年他越是想“励精图治”，越显得是枉抛心力，一事无成，只见全国局势特别艰难，一天乱似一天，每天送进宫来的各样文书像雪花一般落上御案。为着文书太多，怕的省览不及，漏掉了重要的，他采取了宋朝用过的办法，叫通政司收到文书时用黄纸把事由写出，贴在前边，叫做引黄，再用黄纸把内容摘要写出，贴在后边，叫做贴黄。这样，他可以先看看引黄和贴黄，不太重要的就不必详阅全文。可是

紧急军情密奏和塘报^①，随到随送进宫来，照例没有引黄，更没有贴黄。所以尽管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仍然每天有处理不完的文书，睡觉经常在三更以后，也有时通宵不眠。今天，他整整一个下午就没有离开御案。

有时他觉得实在疲倦，就叫秉笔太监把奏疏和塘报读给他听，替他拟旨。但是他对自己左右的太监们也不能完全放心，时常疑心他们同廷臣暗中勾搭，把他蒙在鼓里，所以他稍微休息一下，仍旧挣扎精神，亲自批阅文书，亲自拟旨。在明代，有些重要上谕的稿子由内阁辅臣代拟，叫做票拟。崇祯对辅臣们的票拟总是不很满意，自己不得不用朱笔修改字句。今天下午他本来就心情烦闷，偏偏事有凑巧，他在一位阁臣的票拟中看见了一个笑话：竟然把别人奏疏中的“何况”二字当做了人名。他除用朱笔改正之外，又加了一个眉批，把这位由翰林院出身的、素称“饱学之士”的阁臣严厉地训斥一顿。这件事情，在同田妃一起吃晚饭的时候不由得又想了起来，使他的十分沉重的心头上更增加了不愉快。这时，他觉得还是过去的**首辅**^②周延儒和现在的辅臣兼兵部尚书杨嗣昌是不可多得的干练人才。

饭后，田妃为要给皇上解闷，把她自己画的一册《群芳图》呈给他看。这是二十四幅工笔花卉，崇祯平日十分称赏，特意

① 塘报——明代兵部在各省设提塘官，专管军事情报，又在各府县设塘马，担任打探军情和传送军情报告。所以关于军情的报告就叫做塘报。

② 首辅——洪武年间朱元璋借口宰相胡惟庸谋反，废除宰相制，而由几位大臣组织内阁，称做“阁臣”或“辅臣”，其首席阁臣称做首辅。

叫御用监^①用名贵的黄色锦缎装裱成册。他随便翻了一下，看见每幅册页上除原有的“承乾宫印”的阳文朱印之外，又盖了一个“南熏秘玩”^②的阴文朱印，更加古雅。他早就答应过要在每幅画页上题几个字或一首诗，田妃也为他的许诺跪下去谢过恩，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他一直没有时间，也缺乏题诗的闲情逸致。他一边心不在焉地浏览画册，一边向旁边侍立的一个太监问：

“高起潜来了么？”

“皇爷说在文华殿召见他，他已经在那里恭候圣驾。”

“杨嗣昌还没有到？”

“他正在齐化门^③一带城上巡视，已经派人去召他进宫，马上就到。”

他把画册交还田妃，从旁边一张用钿螺、玛瑙、翡翠和汉玉镶嵌成一幅鱼戏彩莲图的紫檀木茶几上端起一只碧玉杯，喝了一口热茶，轻轻地嘘口闷气。整个承乾宫，从田妃到宫女和太监们，都提心吊胆，连大气儿也不敢出。田妃多么想知道城外的战事情形，然而她绝不敢向皇帝问一个字。不要说她是妃子，就是皇后，也严禁对国事说一句话。这是规矩，也叫做“祖宗家法”，而崇祯对这一点更其重视。他愁眉不展地喝过几口茶，把杯子放回茶几上，烦躁而又威严地低声说：

“起驾！”

① 御用监——明朝宫中内官分十二个衙门，御用监是其中之一。

② 南熏秘玩——宫中有一个南熏殿，专藏名贵的书画。

③ 齐化门——朝阳门在元朝叫做齐化门，明朝人还常常习惯地叫它的旧名。

当皇帝乘辇到文华门外的时候，高起潜跪在汉白玉甬道一旁，用尖尖的嗓音像唱一般地说：

“奴婢高起潜接驾！”

崇祯没有理他，下了辇，穿过前殿，一直走进文华后殿，在东头一间里的一只铺着黄垫子的雕龙靠椅上坐下。高起潜跟了进来，重新跪下去，行了一拜三叩头的常朝礼。如果是一般太监，一天到晚在皇帝左右侍候，当然用不着这样多的礼节。但他现在不是在宫中侍候皇上的太监，而是皇帝特派的总監军，监督天下勤王兵对清兵作战。

“今天的消息如何？”崇祯问，“炮声好像又近了。”

高起潜跪着回答说：“东虏^①兵势甚锐，今天已经过了通州，看情形会进犯京师。”

有片刻工夫，崇祯默不做声。其实，外边的军情他随时都能够得到报告，用不着问高起潜。不过为保持他的自尊心，他不肯直然提出来他急于要知道的那个问题。

“昌平要紧，”他慢吞吞地说，“那是祖宗的陵寝所在，务必好生防守。”

“请皇爷放心。卢象升的宣、大^②、山西军队已经有一部

① 东虏——明朝因满洲在北京城东北，称之为东虏，含有轻蔑的意思。书中人物对话中的“满鞑子”、“鞑虏”等，都是当时人对满族统治阶级和清兵侮辱性的称呼。

② 宣、大——明朝边防上的一个军区，辖宣化和大同两巡抚，军区司令官称为总督，驻阳和。卢象升兼管山西军区，所以山西军队也归他指挥。

分增援昌平。依奴婢看，昌平是不要紧了。”

又沉默一阵。崇祯从一位宫女手里接过来一杯茶，淡淡的茶香沁人心脾。他用嘴唇轻轻地咂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端详着这一只天青色宣窑暗龙杯，欣赏着精美的名贵艺术。高起潜完全明白皇上的心思，但是他等着皇上自己先提起来那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免得日后皇上的主意一变，自己会吃罪不起。站在旁边侍候的几个宫女和太监都没有一点声音，偷偷地打量着皇上的面部表情和他的端详茶杯的细微动作。他们都知道皇上会向高起潜问什么机密大事。但是他们没看见皇上的任何指示，不敢自动地回避出去。这些宫女和太监们平日不需要等待皇上开口，他们会根据他的眉毛、眼梢、嘴唇或胡子的任何轻微动作行事，完全合乎他的心意。当皇上的眼睛刚刚离开茶杯的时候，一位宫女立刻走前一步，用双手捧着一个堆漆泥金盘子把茶杯接过来，小心地走了出去，其余的宫女和太监们都在一两秒钟之内蹶着脚退了出去。

现在文华殿里只剩下皇上和高起潜两个人了。崇祯站起来，在暖阁里来回踱了片刻，然后用沉重的低声说：

“高起潜，你这几年常常出外监军，还有一些阅历。朕叫你总监天下勤王兵马，这担子不轻啊。你可得小心办事，驱逐鞑虏，保卫京师，万不可辜负朕意。”

高起潜很明白皇上只是希望他“小心办事”，并不希望他勇猛作战，而且他自己也确实很怕清兵，但是他用慷慨的声调回答说：

“奴婢甘愿赴汤蹈火，战死沙场，决不辜负皇爷多年来豢养之恩。”

崇祯点点头，在龙椅上坐下去，小声说：

“起来吧！”

高起潜又叩了一个头，然后从地上站起来，等候皇上同他谈那个机密问题。就在这时候，在明亮的宫灯下边，我们才看清楚高起潜是一个身材魁梧，没有胡须的中年人。虽然他已经四十多岁，但由于保养得好，面皮红润，看起来只像有三十出头年纪。同崇祯皇帝的苍白、疲倦和忧郁的面容相比较，完全是两种情形。

“勤王兵马虽然到了几万，”崇祯突然把谈话转入正题，“但我们既要安内，又要攘外，二者不可得兼。历年用兵，国家元气损伤很大。如无必胜把握，还是以持满不发为上策。你是总监军，总要相机进止，不可浪战。”他把“浪战”两个字说得慢一些，响一些，生怕高起潜不够注意，然后停顿片刻，接着说：“如其将这几万人马孤注一掷，不如留下来这一点家当，日后还有用处。”

高起潜赶快跪下说：“皇上圣虑深远，说得极是。奴婢一定相机进止，不敢浪战。”

“使将士以弱敌强，暴骨沙场，不惟有损国家元气，朕心亦殊不忍。”崇祯用不胜悲悯的口气把话说完，向高起潜的脸上扫了一眼，好像在问：“你明白么？”

高起潜深知皇上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关于那个问题只能点到这里，以下的话必须由他揭开，于是赶快放低声音说：

“皇上是尧舜之君，仁德被于草木，爱将士犹如赤子。以

今日形势而言,既要内剿流贼,又要外抗东虏,兵力财力两困,都不好办。如果议和可以成功……”

“外边有何意见?”崇祯赶快问,没等他把话说完。

“外边似乎没有人知道此事,”高起潜毫不迟疑地撒谎说。其实由皇帝和兵部尚书杨嗣昌秘密主持向满洲试图议和的消息不但朝廷上文武百官都已经知道,连满城百姓也都在纷纷谈论,而且不但老百姓很不同意,连文武百官中也有很多人表示反对,只是他们没有抓到证据,不敢贸然上疏力争。

听了高起潜的回答,崇祯有点放心了,小声嘱咐说:“这事要与杨嗣昌迅速进行,切不可使外廷百官知道,致密议未成,先遭物议。”

“奴婢知道。”

“对东虏要抚,一定得抚!”皇帝用坚决的口气说,故意用个“抚”字^①,以掩饰向满洲求和的实际,也不失他大皇帝的无上崇高的身份。“倘若抚事可成,”他接着说,“国家即可无东顾之忧,抽调关宁铁骑^②与宣大劲旅,全力剿贼,克期荡平内乱。卢象升今夜可到?”

“是,今夜可到。”

“要嘱咐他务须持重,不可轻战。”

“奴婢领旨。”

一个年轻长随太监手提一盏宫灯进来,躬着身子奏道:

① 抚——意思是招抚、招安。

② 关宁铁骑——明末最精锐的边防军,驻扎在山海关和宁远(在锦州地区)一带,以骑兵为主,故称为关宁铁骑。关宁和冀东是一个军区,军区长官称“蓟辽总督”。

“启奏皇爷，兵部尚书杨嗣昌已到。”

“叫他进来。”崇祯说，向高起潜挥一下手。高起潜马上叩了一个头，毕恭毕敬地退了出去。

杨嗣昌是一个将近五十岁的人，中等身材，两鬓和胡须依然乌黑，双眼炯炯有光，给人一种精明强干的印象。当他在文华门内西值房听到传旨叫他进去的时候，他习惯地把衣帽整了一下，走出值房。他正要小心地向里走去，恰好高起潜走了出来。他赶快抢前一步，拱一拱手，小声问：

“高公，皇上的意思如何？”

高起潜凑近他的耳朵咕哝说：“我看皇上满心急着要和，就是怕他自己落一个向敌求和的名儿，尤其怕外廷议论。杨阁老^①，你千万不要对皇上说外边已经在纷纷议论。”

杨嗣昌点点头，同高起潜互相一拱手，随着那个青年太监往里走去。

当一个宫女掀起黄缎门帘以后，杨嗣昌弯了腰，脚步更轻，恭恭敬敬地走进了文华后殿。另一个宫女揭起来暖阁的黄缎门帘。他的腰弯得更低，快步进内，说了声：“臣杨嗣昌见驾！”随即跪下去给皇上叩头。虽然崇祯对他很信任，处处眷顾他，北京和南京^②有许多朝臣弹劾他，都受到皇帝的申斥

① 杨阁老——即兵部尚书杨嗣昌。“阁老”是明朝官场中对内阁辅臣的尊称。

② 南京——明朝自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迁都北京后，南京改为留都，仍设中央各衙门和文武朝臣。

和治罪,但是他每次被召见,心里总不免惴惴不安。他深知道皇上是一个十分多疑、刚愎自用和脾气暴躁的人,很难侍候,真是像俗话说的“伴君如伴虎”。今天被皇上宠信,说不定哪一天会忽然变卦,被他治罪。由于这个缘故,他近来已经得到皇上同意,让他辞去兵部尚书一职,举荐卢象升来代替,以便减轻他的责任,专心在内阁办事。行过常朝礼,他没敢抬起头来,望着皇上脚前的方砖地,等候皇上说话。

“先生起来。”崇祯说,声音很低。

杨嗣昌又叩了一个头,站了起来,垂着双手,等候皇上继续说话。崇祯轻轻地咳了一声,问:

“卢象升今夜一定能来?”

“一定可以赶到。”

“三大营^① 如何分派?”

“一部分守城,一部分驻守东直门和朝阳门外。原来在德胜门外驻扎一部分,备援昌平。如今各处勤王兵马来到,昌平无虞,这一部分人马也撤到朝阳门外。”

“城上的守备情形怎样?”

“京营兵守城够用。红衣大炮昨天都已经运到城上,也派官员祭过。”

听杨嗣昌对答如流,崇祯频频点头,感到满意。他想询问议和的事,但是迟疑一下,改换了一个话题,说:

“如今虏骑人犯,国家兵源枯竭,不易应付。廷臣们泄泄

① 三大营——明朝拱卫北京的军队总称三大营,包括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因系京城卫戍部队,所以又称“京营”。

沓沓，徒尚空言，不务实际，一到紧急时候，不能为君分忧，殊负朕意！如兵部主事^①沈迅，上疏奏陈边务，说什么‘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编入里甲^②，三丁抽一，朝夕训练，可得精兵数十万’。这岂不是以国事为儿戏？糊涂之至！”

杨嗣昌见皇上生气，委婉地说：“沈迅这意见确实糊涂。但他敢于冒昧上奏，一则是他知道陛下是尧舜之君，不罪言者；二则是他忧国心切，不暇细思。他所条陈的事项颇多，其中也不乏可采之处。”

崇祯沉吟片刻，点头说：“姑念他还有点忧国之心，朕不罪他。”说毕，把下巴一摆，几个宫女和太监又赶快退了出去。

“自朕登极以来，”他用低而沉重的声调说，“东虏已经四次入塞。崇祯九年秋，虏骑入犯，昌平失守，震惊陵寝。凡为臣子，都应卧薪尝胆，誓复国仇。可是刚过两年，虏骑又长驱而入，蹂躏京畿。似此内乱未息，外患日急，如何是好？”

杨嗣昌跪下回答：“微臣身为本兵^③，不能克期荡平流贼，外征逆虏，实在罪该万死。目前局面，惟有对虏行款^④，方可专力剿贼。”

“朕本来有意召全国勤王之师与虏决战，可是流贼一日不平，国家就一日不能专力对外。目前之计，对虏总以持重为上策。如能议抚，抚亦未尝不可。卿与辽抚^⑤方一藻派周元忠

① 主事——六品文官，是中央各部中的“处长”。

② 里甲——最基层的社会和政权组织，里等于保，里之下是甲。

③ 本兵——兵部尚书，明朝习惯称做本兵。

④ 行款——明清两朝的政治术语，就是议和。

⑤ 辽抚——辽东巡抚的简称。

往满洲传达朝廷愿抚之意，是否已有头绪？”

“臣今日接方一藻密书，言周元忠已经回来，满洲屡胜而骄，态度倨傲，且恐我朝廷意见不一，所以不肯就抚。”

崇祯的心中猛一失望，但没有流露出来，略停片刻，又问：

“卿打算如何？”

“臣想此事关系国家安危，应当派周元忠再去一次，详谕朝廷愿抚之诚意。”

“是否会走漏消息？”

杨嗣昌是一个饱有经验的官僚，不敢像高起潜那样把实情全部隐瞒。他决定说出一点实话，替自己留个退步：

“臣因周元忠是一盲人，平日往来辽东，卖卜为业，所以派他前去，原想着可以避免外人疑惑。可是不知怎的，今日京城里已经有了一些传言。”

“怎么会传出去了？”崇祯有点吃惊，同时也有点生气。

“虽然京城里有些传言，但真实情形，无人知晓。只要陛下圣衷独断，不令群臣阻挠大计……”

崇祯截住说：“无论如何，应该力求机密，不使外廷知道才好。”

“臣一定加倍小心。”

“言官中有人在奏疏中提到：‘凡涉边事，邸报^①一概不许抄传，满城人皆以边事为讳。’为什么要禁止抄传？”

“恐怕有些与和议有关的，有些是军事机密，不便外传。”

“凡涉机密的，不许抄传；若行间塘报，为何不许抄传？—

^① 邸报——又称“邸抄”。古代手抄的官方报纸。明代用木刻版印刷，崇祯十一年改为活字印刷，以登载诏令、奏疏、塘报等为内容。